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習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六

建平二年蓋建平四年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

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

丁傳

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嬰連結共謀成尊號燕見奏封事殿

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御史大夫官既罷

成帝

廢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

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

史皆不同於古

漢官至斗食佐史而止皆漢承秦號而獨改三公爲皇帝下至百官稱號皆不與古同

而獨改三公

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

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

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

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

秦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

拜博爲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

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

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

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不宜奉朝

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

傅太后指出是博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其毀譖光乙亥策免

光爲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

考異曰公卿表四月乙未孔光免朱

博爲丞相又曰四月戊午博爲御史大夫乙亥遷五行志五月乙亥朔博爲丞相荀紀乙亥孔光免按長曆是月丁巳朔無乙未十

九日乙亥非朔也古占皆有誤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

師古曰延入而登也漢

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

師古

曰陛者謂欲兵列於陛側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

續漢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

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

爲人君不聰爲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洪範五行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鼓妖君嚴猛而聞其傳曰歲月

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日之中則正卿愛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爲中焉

以一分歲三分之

則四月已爲歲之中以一日
三分之則辰巳已爲日之中
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
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爲鼓妖
聽失之象也朱博爲人強毅多權謀宐將不宐相恐有凶惡亟疾
之怒上不聽朱博既爲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
不宐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
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
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博太后丁太后趙太后
與太皇太后爲四太后
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時丁傅以一二年
間暴興尤盛爲公卿列侯者甚眾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
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元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
之議而爲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子衰纒委政於丹

丹不深維褒賡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及平阿侯仁藏匿趙昭儀親屬皆遣就國

仁譚之子也

天下多冤王氏

者爲下元壽二年王莽復稱國喪本

諫大夫楊宜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維宗廟

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爲成

都侯

毅和二年簡子況以罪奪侯今以侯紹封

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

卑而賞厚

漢刺史秩六百石耳居部九歲舉爲守相秩二千石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罷

咸勸功樂進

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

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

如故上從之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其皇之國

發陳畱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近郡國謂郡國之近定陶者前書音義曰穿復土謂穿壙

眞塞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爲墳故曰復土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

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奉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教勅

海夏賀良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

忠可詐稱天帝使眞

人未精子下教

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復私以相教上卽位

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

應劭曰諸以材技徵召未

有正官故曰待詔董
巴曰黃門禁門黃闈
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

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

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師古曰言知

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冀其有

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注

宋祁曰子按王莽傳以讖文解釋太初元將之意後人不曉四字爲讖削去元將二字非是號曰陳聖劉太平

皇帝韋昭曰敷陳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師古曰舊漏盡夜共秋

七月以涇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郡國民上既改

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

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

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

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

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皆燬除之

臣瓚曰改元易

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詔書諸非赦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今皆復故也補註六月甲子詔書有四事

一赦天下二改元三改號四增刻今除赦令而外其餘三事蠲除不準行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

竟皆下獄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徙燉煌郡 上以寢疾盡復

前世所嘗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

成帝建始初匡衡張譚奏罷一諸神祠不應禮者今盡復之一

歲三萬七千祠云

神祠既多而有歲五祠者有歲四祠者故其數若是之多傅太后怨傅喜不

已使孔鄉侯嬰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元議

之元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尙相

得死

得死謂得其死力

何況至尊博惟有死耳元卽許可博惡獨斥奏喜

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卽竝奏

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元承指卽召元詣尚書問狀元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元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博伉俠好交遊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前將軍蕭望之子育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無何咸坐法下獄博時爲督郵掾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而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累遷爲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

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貢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貢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襜不中節度得音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本武吏尤不愛諸生所至部輒罷去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之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逆折人如此視事數年以高第入爲左馮翊其文理聰明殊不及辭宣而多武諂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時有縱舍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尙方禁少時常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

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之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瘕
因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
夫固時有是焉翔欲酒卿恥按拭用卿能自效否救者禁且喜且
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
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
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所記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一錢
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設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賊大小
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
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後遷廷尉博恐爲
官屬所誣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
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劇日

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卽其條白焉博皆召掾史竝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其才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此敗始博旣與陳咸蕭育相友善而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博尙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竝歷刺史郡守相故長安爲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如王陽

貢禹也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
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九月以光祿勳平當爲

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爲丞相以冬月故且賜爵關內侯

李奇曰以

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

以京兆尹平陵王嘉爲御史大夫

上欲令

丁傅處爪牙官是淺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曰前有司數奏言諸
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
重而子又前娶淮陽王女婚媾不絕非國之制其上左將軍印綬
以關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爲左將軍 烏孫卑爰寔

音是

志 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下餘人馭牛畜去

卑爰寔恐遣子趨遠爲質匈奴

達音解

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

讓單于告令還歸卑爰寔質子

質以匈奴烏孫並爲漢臣單于不當盡受卑爰寔質子

單于

受詔遣歸 安昌侯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爲人謹厚內

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

腴上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知音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

絃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

此時彭宣尚未爲大司空直爲司空在元

善二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

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

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

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

過一肉卮酒相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定

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

夫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後董賢年二十二爲大司馬居上公

之位天

下不宗

訂建平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

廣德夷王名成帝鴻嘉

二年封又二年薨無後今立廣漢以奉中山靖王嗣

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 上使

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 有星孛於河鼓

天文志河鼓在牽牛北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

夏四

月丁酉以王嘉爲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爲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

記

郊特牲之文師古曰象其先祖父之賢耳非必皆賢也

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 記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春秋之時如晉之六卿

以中軍帥爲正卿亦其君先命之而後聞於天子耳齊之高國養之三桓皆世卿也漢之王國傳相中尉命於天子猶古之命卿也

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

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

周初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後齊晉秦楚以兼井而地

始廣大耳漢郡守方制千里蓋

以十數是重於古諸侯也

往者致選賢材致極賢材難得拔

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尙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

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

事見十四卷

文帝擢韓安國

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

而犯敝敞收殺之其家自竊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

上奏請逮捕敞而

天子不下其奏也會兒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

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

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

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

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

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

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

愆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事見三十一卷吏士

臨難莫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

二千石不爲故縱孟康曰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優之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

爲國家有急取辨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

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謂善治民之吏宜帝愛其材或有章

劾留中不下會赦則其事一切得釋故事尙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

漢書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一

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罪禍於擇賢記善忘過容
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
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
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使之逐盜而問其狀也時見大夫無可使

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
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皆故二千石
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霧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

六月立魯頃王子部鄉侯閔爲王

魯其玉會孫頃王封傳國於其子文王陵陵薨無後今立閔紹

封部鄉侯紀表及傳當作部鄉地志東海郡有部鄉侯國。殷晉俊又晉煎鄆音胡

平月汝南西平遂

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而白頭有鬚髮長六寸一分

是年零陵又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斲其本長九尺

餘皆枯三月樹卒立故處

解經京房易傳曰藥正作淫厥扶木斲自屬后地有類木介反立斲枯復生天

辟天子也

上以寢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詔復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

成帝崩皇太后詔罷甘泉汾陰祠復南北郊

上亦不

能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無讎危山土自起覆

草如馳道狀

無讎縣屬東平湖危山山名言土自起形草成帶如人力開掘作馳道狀也

又瓠山石轉

立

晉灼曰漢書作報山山衝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爲其形似瓠耳

晉說

是也東平王雲及后謂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並

祠之

雲元帝子東平王字之子也謂后言也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師占曰倍草黃倍草也

河內息夫躬長

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

右師

姓譚

名其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焉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

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祝上爲雲求爲天子以爲石立

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及舅伍宏

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

安成共侯王崇時已死矣故稱帝舅及謚以別下御史大夫

夫王崇也伍宏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蓋放薦之故並得禍

事連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

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太守宏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建平四年春正月大旱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囊或振一枚

振

幹也秦禾稈也○振音翻

轉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

師古曰西王母元后考之象行籌又言其國家籌

衆行於天下

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

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

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博具歌舞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

呼相驚恐又傳書曰毋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吾言視門樞

下常有白髮至秋乃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奏
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壽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
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
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閨內閨言
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

亂門人之所由而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今外家丁
傅並侍幃帳布於列位指象昭昭以覺聖朝柰何不悟 上欲封

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尙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

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

武侯以三公封尙有因緣孔鄉侯傅晏高武侯傅喜尙有因緣者言尙有漢家故事可因緣也今無

故復欲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

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惟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早歿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

補註詔書者封商詔書也案卽寫詔麻紙也

傅太后大怒曰何

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顛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爲汝

昌侯

考吳曰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商以今年二月封而孫實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己罷大司空官疑傳誤

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

閒賞賜累鉅萬竄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

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白囚每

賜洗沐不可出常留中侍醫藥上以賢難誅詔令賢妻得通引籍

殿中止賢處

師古曰虛謂殿中所省止處

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

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妾旦夕上下竝侍左右

以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

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者有前後殿洞門謂關門於常也

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

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第盡在董氏

選物詢之選其尤者上第於眾物之中等第居上也

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

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

師古曰東園晉名屬少府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三丈崇廣四尺珠襦

以朱爲襦如燈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屨以下玉爲屨長尺廣二寸半爲甲至足亦縫以黃金縷

豫以賜賢無不

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塋

義陵帝冢也

內爲便房剛柏題漆

服虔曰便房寢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漆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

外爲徼

道周垣數里

徼道徼循之道師古曰徼謂遮繞也垣塹也

門闕眾恩甚盛

眾恩音浮恩

鄭崇

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

骸骨不敢尙書令趙昌佞譖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

有姦請治

補註崇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嫌娶故昌云然

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

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司隸孫寶上書曰

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殺他二年上復置但曰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按尙書

令昌奏僕射崇獄覆治榜掠將死

榜音彭掠音亮

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

昌與崇內有讎介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

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眾心書奏上下詔曰司隸寶附下罔

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免寶爲庶人崇竟死獄

中雲好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卿尙書履聲

乃竟以賢故殺之

三月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

延爲

光祿勳而加諸吏散騎也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

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宏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
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
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止封事言竊見董賢
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
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言語延問公卿大夫博士
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
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
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讓大司農谷
永以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器不
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忤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
也上不得已且爲之止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 秋

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寧厥善爾古日尙書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

曹光祿大夫躬爲友陵侯賜右師譚爵關內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鄭煇子業爲陽信侯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議論無所避

上疏歷詆公卿大臣云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

延惰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鮑宣爲司隸在元壽元年此時尙爲諫大夫宣

之爲司隸躬已遺就皆外有強項之名內實騃不曉事騃音徒諸

曹以下樸遯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狂夫喚呼於東崖

匈奴飲馬於渭水小夫懦臣之徒憤匪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眾畏其口見之仄目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

母將複姓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

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其浮費別公

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乃賜斧鉞

禮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征王

制八州入伯謂之方伯各統其州之國

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

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

春秋公羊傳載孔子墮三都之言

所以抑臣威損私

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

威器其家備

李奇曰契賦也

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

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賤買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

傅太后稱永信宮

傷化失俗以

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爲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爲諫大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

如衛武公鄭武公莊公是也

宜徵定

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諫大夫渤海鮑

宜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

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

四起

日食十註已見三十二卷元延二年建始元年星孛於營室元延元年星孛於東井後又晨出東方十三日又夕見西方

是爲四起也

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

覆當作覆劇增

也也 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青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

動眾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之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
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四罪

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

姦請寄則以事私州託也 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

賊竝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今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 陰陽不和

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爲更卒也 貪吏

竝公備註竝依借之意 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

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師古曰言闔梓鼓之

蠶以爲有益賊皆當遮列而追捕 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

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

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
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
重祿豈有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
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
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嚴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
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
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
詩師古曰尸鳩舊國風之篇也其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
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
惠亦當然也毛氏曰尸鳩粘糈也尸鳩之
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
穿空師古曰空孔也
穿空言破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

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將軍使

奴從賓客漿酒葷肉

劉德曰視酒茹漿親肉茹葷也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

孟康曰漢名奴

爲蒼頭諸給事殿中者所居爲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

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

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

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

移眾強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

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

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

言經學有師法也

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襲勝爲司

直郡國皆慎選舉

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勝守正不阿郡國懼爲所舉奏故皆懼慎於選舉

可大委任

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尙能容亡功德者甚

眾會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匈奴單于上書願

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厭度曰游解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

游也節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

自黃龍竟甯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

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

貴於未戰二者皆微

陸古曰微謂精妙也

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

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

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

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

築長城以界之

蒙恬斥逐匈奴以北河爲竟漢朔方郡地是也若西河則漢武威婁披燉煌酒泉地是也秦不能取

築長城起臨洮以界之

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時奇

請之士石盡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時

匈奴悖慢大臣構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

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

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

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

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

寶顏襲王庭

廣音田

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

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

未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

之北哉

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余謂漢人謂匈奴爲狼望謂狼望之地也

以爲不豈勞者不

久逸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喙音運

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蘇古曰廬山匈奴中山也余按

至寅顏山耳或者寅顏山即廬山歟孟康曰廬山單于南庭也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

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

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

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

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

伏稱臣

事並見宣帝紀歸死者歸死命於漢也扶伏者猶言匍匐也○扶伏讀作匍匐

然尙縶縻之計不

顧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

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

肆習也言易習於爲惡也其強難誦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勢師遠攻傾國舉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

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往時嘗屠大宛之城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

蹈烏桓之壘

事見二十二卷昭帝元鳳三年

探姑緡之壁

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始元四年

藉蕩姐之場

劉德曰蕩姐羌屬師古曰藉猶藉也余據元帝

永光三年虜西羌多

艾朝鮮之旃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師古曰艾讀曰刈經也

兩越之旗

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

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

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災

如雲之散如席之捲天清地淨

無纖毫之塵翳也

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

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

何距以來厭之辭

謂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

疏以無日之期

止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

則匈奴與漢疏

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

負恃也負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

因以自絕終無北而之心

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豈有隙之後

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設擊於外

師古曰設擊言使車交馳其數相擊也

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豈爲康

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

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

臣竊爲

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畱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萌與俱同謂邊民也

嘗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

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董賢貴

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

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
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彙強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
恐其合勢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
爲卑爰彙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
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匈奴客謂匈奴使者也師古曰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

之沮其所爲不用兵革所以爲貴耳

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孫武子之言

相援者則聞而謀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

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
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係塞稱藩令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
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境憂也躬掎
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掎音紀臣爲國家計冀先謀將然豫圖未

形爲萬世慮而祿欲以其大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單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編古曰之往也言搖動辯口快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

從百里夷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

之言名垂於後世

秦穆公欲襲鄭蹇叔百里奚諫不聽遂出師晉襄公要而敗肅復還歸作秦誓以悔過其辭曰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酌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惟茲蔽善嚮神君子易辭我辜多有之昧也我思之○讀音

願陛下親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

入之語爲主上不聽 時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終

哀帝建平三年四年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七

起元壽元年盡平帝元始二年凡四年

孝哀皇帝下

紀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承衡錢二十五萬萬少

府錢十八萬萬當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

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師古曰言此事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

掖庭見親

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

有見親幸者加之賞賜則屬其人勿於眾人中謝也

示平惡偏重

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

也

少府掌禁錢水衡都尉有鐘官辦銅令丞掌鑄錢

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以西羌

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

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

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

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

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撈死於獄

撈音彭

不以私愛害

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

師古曰言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

傳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頌德美此天下所以

同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縑綈而已其皇寢廟比

當作也

比及 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

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關

引王渠灌園池

王渠渠名也在城東覆盆門外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

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

師古曰長安有東官主爲官食

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

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

三宮謂長信永信及掖太后宮也

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共

師古曰見親賜親戚相見也

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

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墜壞

見三十三卷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

師古曰言行

天戒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

西王母尊也

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

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至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

說爲嘉死不罪張本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

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仲馮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詩曰思齊太任文王

之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左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聖莊公而

愛段爲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段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克之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史記周惠王二子長襄王次叔帶惠后愛叔帶襄王既立叔帶召狄人狄人伐

周王圖士將祭之王曰先后其謂其何乃出居於鄭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

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

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

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

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

謂古曰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

善閔子

嚮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今諸外家昆弟無

賢不肖竝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賚并於一家

積貨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竝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

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

言周以皇甫爲卿士魯三桓強盛作三軍而三分公

宰比丁傳無以甚也

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

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

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

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舉受官簡流，漸積猥過，在於是。

猥，連也。連音沓。

欲令

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光以平刑薄賦，加恩百姓，爲對而不指切時事。帝悅，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初，王莽既就國，建平二年莽就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遂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俟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劍欲以爲好休
不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美玉可以滅瘕欲獻其瑋耳卽解
其瑋瑋音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價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
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董賢因日食之變以沮傅
晏息天躬之策辛卯上收晏印綬罷就第晏旣罷嚙嚙不得意且
以賢女弟昭儀寵幸皇后日益疏問計於沛國柏譚譚曰刑罰不
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皆
禍媒也況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
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借以重勢非修己正家避禍
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賓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故傅氏終得保
全丁巳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丞相御

史奏息夫躬孫寵等舉過上乃免躬寵官遣就國又罷侍中諸曹

黃門郎數十人丁傳之飽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

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如滿

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朝猶始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向恐毀敗器物何

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賢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

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

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譴解矣乃

二月丙戌白虹干日虹日勃氣也白兵象干犯也連陰不雨此天直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

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台三第尙以爲小復壞暴室

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爲一第猶釐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

廛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

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轉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息龍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上威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爲司隸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邱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賈惠教躬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立庭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爲人所告下獄死母坐祠竈咒詛上棄市妻與家屬徙合浦上托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

賢二千戶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

三人者先雖封侯未有國邑今賜之國邑也陽新侯

卽陽信侯鄧聚漢書傳昭儀傳作

陽信王嘉傳及恩澤表表作賜新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師古曰虞書皋陶謨

之辭也言皇天命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

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

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

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依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惟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

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柱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

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

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竊竊或

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

謂賢先封

封高房商再易封尚先嗣爵宗廟後改封故昌侯曼先以皇

安侯貞

后父封三千戶又益二千戶食邑於夏耶

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

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威相動害及身體陛

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祐

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

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

謂不以違拒詔指之法自効也

恐天下聞

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末盡二旬而

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

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

更下公卿覆

治尙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

師古曰鞠及宗伯皆姓也

天子以爲相

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

傳之意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

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

按公卿表建平元年大司農

都尉三年左馬都尉方賞爲廷尉四年徙本紀東平王雲有罪自殺

在延平四年大赦天下在今年正月若以表爲證則當治東平時

廷尉乃方賞非梁相表言相及不言爲庶人又今年大赦上距

建平三年十二月治東平獄時已一昔有餘是大赦亦不在後數

月也通鑑書王嘉薦梁相等三人全取漢書王嘉傳

然傳與紀表歲月自相抵牾繫年之書可謂難矣 書奏上不能

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尙書責問

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爲朝廷

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臣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

迷國罔上不道請賜音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翼等以爲嘉言事

前後相違宜奪博士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爲嘉罪名雖應

法大臣括髮闕祿裸躬就咎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詔假

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其和藥進嘉
嘉不可服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
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
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
子耶何爲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
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炭印綬縛嘉載致都船
詔獄百官表執命吾屬官有中臺寺互武庫都
船四令丞如滄曰滄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上問嘉生自詣吏
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
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
慎謂命也古者獄成命三公六
慎身參之示明謹於用刑也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
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

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已而上覽其對思嘉言會御史大夫賈延免夏五月乙卯以孔光爲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以汜鄉侯何武爲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曰傅嘉前爲侍中譖毀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

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貧障江河用沒其身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何武之死在平帝元

始三年

八月何武徙爲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丞相

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

故事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道旁無得行中央

三丈故曰以令行馳道中

司隸鮑宣復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丞

相車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可內宣坐

以拒閉使者天不敬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

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

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二等髡鉗大

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下方欲極董賢位而恨明如

此九月乙卯毋免明使就第 季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冬

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太傅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己丑賞卒

黃韋賢之孫
宏之子也

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

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
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尙書事百官因
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
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請曹奉朝請寵在丁傅
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
司馬與光竝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
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
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
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

光有三兄弟是常侍爲諫大夫
未知兩兄子爲誰而加常侍

官也賢自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

子去疾爲侍中弟閔爲中常侍閔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
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子寬信求咸女爲婦使閔言之咸惶恐不
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
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
有知略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
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
宮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晉從
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
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
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歸郎署三署郎各有署署
舍遣出不得侍禁

中也考異曰董賢傳但云遷閔不得復侍宴自歸郎署以下皆漢
紀所載也苟紀無漢書外事不知此語苟悅何從得之又云閔歸

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爲闕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國安危機關事上覺悟召問按太皇太后居長信宮云長樂宮謀也余按漢書注長信宮以長樂宮中長信殿爲稱亦可言長樂宮也久之太皇太后爲闕謝復召闕還

闕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

三光日月星也

居之者當得賢

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

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

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節高行以矯世昇擢數

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

帑藏萬民譴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虻變化爲人寶

生褒似亂周國

國語曰夏之衰也有二龍降於夏庭言曰子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兼而兼之歷殷周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釀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帷而謀之

其神化爲元妃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既獻而遭之既弁而孕懼而棄之驚聚孤者收以奔褒是爲褒似褒人有以入於幽王王愛

之生伯服遂黜申后而立褒似廢太子而立伯服以亂周國○阮

音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從閔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賢既居三公之列慕桓譚之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絕不與通

輒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漢以為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三十六國分爲五十餘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

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

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里屬都護東與罽賓西與黎軒條支接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

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補註都護曰總領漢設都護總領西域諸國有不貢獻則責責而錄

其罪至於康居諸國絕遠來固不節不來亦不督督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

繡繪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單于寔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

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

賀漢得賢臣是時上以太歲厭勝所在是年太歲在申舍單于上林苑蒲

陶宮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官宮由此得名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

之不說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

成帝綏和二年置三公官哀帝建平三年罷今復正三公官名大分職謂大司馬掌兵事大司徒掌人民事大司空掌水土事大

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

封長平侯 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壽二帝喆孝成之世祿去

王室及卽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諂憎疾

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太皇太后聞帝崩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

璽綬帝臨崩以璽綬付大司馬董賢曰無妄以予人時國無嗣主

內外悚懼中常侍王閔白太后請奪之卽帶劔至宣德殿舉手叱

賢曰宮車宴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乃跪授璽閑地上太后朝廷壯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尙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

期門兵皆屬莽

中黃門守禁門黃闔者也期門兵守衛殿門者也

莽以太后指使尙書劾

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

謂詔宮殿有屯衛司馬入於其中恐

其爲亂故禁之使不得入

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者以太

后詔卽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眾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

爲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眾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輔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爲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中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太皇太后與莽謀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太皇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秋七月遣舜與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箕子以爲嗣莽又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與女弟昭儀車寵鋼寢殘滅繼嗣貶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又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

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
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委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
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
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

班固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

三王謂即成侯及齊鳳三家也

丁傅

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王商有剛
毅節廢斥以憂死非其罪也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哀
平際會禍福速哉

莽又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又奏董賢
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

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譁諱鄉其第
哭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欲哭之實欲竊盜也幾讀日莫

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

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
之以他舉擊殺詡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
信之於是盛辱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
說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
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
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爲佞邪奪爵注
宏傳請立丁姬爲帝

太后故奪其子侯爵

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

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大僕史立泰山太
守丁元陷人入大辟

事並見三十三卷建平元年

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事見

上卷建
平四年 幸逢赦令皆不立處位在中土免爲庶人徙合浦中山之

獄本立元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

附故因事積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

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駕惡前知定陵

侯長犯大逆罪爲言誤朝事見三十二卷成帝後後白以官婢楊

寄私子爲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

來世成襜褕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

嗣太后獨代幼主流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尙恐不從今

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立可且遣就國安後

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

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

主擊斷平晏領機事

晏當之子也

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秀

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辭廣德係縣車之榮平當逡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材患失之者矣

戊午右將軍王崇爲大司空光祿勳東海馬宮爲右將軍左曹中

郎將甄豐爲光祿勳

以中郎將加左曹官

九月辛酉中山王卽皇帝位

父

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

大赦天下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

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

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

保可疑丞設酒輔及三公莽位之

位置孔光變更官名自此始矣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

戶省服御食物

補註行巡視也謂巡察內署之門戶也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

以馬宮爲

大司徒甄豐爲右將軍

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於義陵

義陵在扶

風去長安四十六里考異曰哀紀云九月壬寅葬義陵按長歷是月辛酉朔無壬寅壬寅乃十月十二日又臣瓚註曰自崩至葬凡一百五日按帝崩六月戊午崩然則葬在十月審矣蓋本紀月誤也

孝平皇帝上

荀悅曰諱衍之字曰樂應劭曰諡法布綱治紀曰平余按帝本名箕子元始二年始更名衍在

位五年

改元一

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

獻白雉一黑雉二

越裳註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

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

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

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

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

疇等也言莽進號爲公宜益其邑戶使與

疇等也

太后詔尙書具其事莽上誓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

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尙書洪範之言也

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得

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

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

太傅博山侯光爲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爲太保皆益封萬戶

考異曰平紀作正月事而王子侯表公卿表皆云二月丙辰今從之
余按考異所請王子侯二月丙辰封者謂盲帝耳孫信等也由
今攻之不能無疑註見下左將軍光祿勳豐爲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

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尙未起羣臣復上言

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

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幹音管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

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

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

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故

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哀帝建平二年雲死國除今復立其子又以故東平思王

漢紀三十五 十一 思補

孫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

東平思王宣帝子字也帝入奉

封宣

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

考異曰平紀元始元年封孝宣

年按王子侯表皆以元年二月丙辰封并傳誤也余按王子侯表

陶輝侯校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

信名按校等皆

宣帝會孫也 太僕王暉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

暉等以前

太后尊號守經法

不阿指從邪賜爵 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子

同產子者皆得爲以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

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

民蠲寬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葬既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

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

功者以勞績遷

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

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

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
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
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纒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置義和官

秩二千石

義和初置自爲一官莽既篡改大司農曰義和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

赦天下公卿以下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王莽恐帝外家衛

氏奪其權

帝中山衛姬所生也

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

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
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衛姬爲中
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元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
謂臣義修義君皮爲承禮君爾子爲尊應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
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糖布寵動

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

賢曰尚書曰周公爲師相

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言周公既遠政成王宜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也四國謂管蔡尚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今聖王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於孺子

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

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

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

安社稷下全保傅

此係傳謂四輔也

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

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丙午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爲褒

魯侯

魯頃公曾孫孝文王元年爲楚所滅

奉周公祀封褒成君孔露曾孫均爲褒成

侯奉孔子祀

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雇山錢月三百

如前曰已論罪

已定也合甲女子犯罪作女徒六月雇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雇功直故謂之雇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

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雇薪故曰雇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故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出錢月三百以雇人也爲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於婦人

復貞婦鄉一人 大司農部丞十三人

部一州勸農桑

武帝時桑宏羊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民主均輸鹽鐵今以十三人部十三州

秋

九月赦天下徒

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

應劭

曰黃支國在日南之南

王莽欲燔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嶲郡

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

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於經

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

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

道病留弟家獨遺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卽訊寶對曰

年七十諱眊恩哀其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帝更名衍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崇吉之孫也自吉至

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而遷徙所載不過囊衣無金銀錦繡之物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

右將軍孫建爲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爲右將軍 立代孝王元孫

之子如鸞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爲廣川王廣川惠王

曾孫倫爲廣德王

代孝王參孫義改封清河傳罔至孫年宣帝地節四年以罪廢今封如鸞以奉孝王後江都易

王非傳國子建武帝元符二年謀反自殺今立宮以奉易王後廣川惠王越宣帝地節四年以其孫次紹封博子前昭甘露四年以

郭嶺今立倫

以奉惠王後 紹封漢興以來大功臣之後周共等皆爲列侯及關

內侯凡百一十七人

周共周勃元孫

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

莽白太后方衣繪練

繪練謂帛無文者

頓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

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

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

計口而給其田宅

又起五里於長安

城中

民居

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

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蕪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願

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其養

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

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肉愛身

爲國

六月隕石於鉅鹿二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

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

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

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
初勝與其友龔舍少皆好學明經並著名節世稱楚兩龔已而勝
出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爲常侍從王朝未
央宮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喟然歎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挂
冠而退人目爲蜘蛛隱及哀帝立素聞勝名徵爲諫大夫勝薦舍
亦徵爲諫大夫勝居諫官數上書言百姓窮盜賊多吏不良風俗
薄制度奢刑罰深賦斂重後又言董賢事遂失上意病免歸復徵
爲光祿大夫至是遂乞骸骨舍之爲諫大夫亦以病免勝與舍旣
歸鄉里以經學教授諸生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
弟子之禮 初成帝之世梅福數上書論事不見聽乃退而家居
以讀書養性爲事常歎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

程桔乃挈家隱洪崖及玉笥山至是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

子去不知所之入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

吳市門卒云

會稽郡時治吳縣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

遣執金吾僕陳茂

晉灼曰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兩丞僕司馬

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

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

師古曰言身既自出又各送其家入詣本屬縣色從賦役也貢父曰

賦二百餘人皆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所收事

重徙雲陽

重成也

賜公田宅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

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

車師

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入千九百五十里

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之車師後

王姑句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

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暈謂姑句曰

矛端生火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

此言日前

事也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千一百五十里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

昌壁入匈奴

拓拔魏時關夾始立國於高昌蓋因漢高昌壁爲名杜佑曰高昌郡蓋因其地高敞人物昌盛立名或云

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匈奴種孽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學故也又去胡來王唐兜

胡兜胡來王去陽關

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與赤水羌數相寇

羌之居赤水者大種也與羌比近唐有黑党項居赤水西

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

但欽人姓名

唐兜困急怨欽東

迎玉門關玉門關不納卽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單于受

遣左谷蠡地

左谷蠡王所居地也

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

韓隆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

二虜姑句

及唐免也詔使中郎將王萌待於西域惡都奴界上

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

遣使送因詰其罪

爲二虜請於漢求釋其背叛之罪也

使者以聞莽不聽詔會西

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何

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

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

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單書同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

帝所爲約束封爵還宣帝與匈奴約長城以南漢有之長城以北

故顧四條而收匈奴有之有降者不得受今莽以約束未明舊所爲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公羊春秋魯國二名故莽效之因使

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

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

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

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

以爲皇掖庭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

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九女

則周之天子固有十二女之禮葬之進女也十一滕蓋通后爲十二女也

博采二王後及周孔子世

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

二王後魯周之後周孔子世周孔之後世嫡相承者

事下有司上

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無德子

材下不宜與眾女竝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

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曰千餘人公卿大夫

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或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

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

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

女莽復自白宜博采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

白願見女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五終